茶香室叢鈔

茶香室叢鈔卷五

德清俞樾

元氣重十六兩

蘇子由龍川別志云張安道知成都日以一醫官自隨重九日請出觀藥市見一道人道人曰凡人元氣重十六兩漸老而耗張公所耗過半矣吾與之夙相好今見子非偶然也解衣裾出藥兩圓曰一圓可補一兩氣然服之亦無他異

鼻中氣

宋俞琰席上腐談云欲知時辰陰陽當別以鼻鼻中氣

陽時在左陰時在右亥子之交兩鼻俱通丹家謂玉洞雙開是也

一世二世有順數逆數二例

國朝駢禫道人蘐露庵襍記云譜牒之法由始祖順數而下行文亦可由本身逆數而上或謂無此例予證以韓文石君墓志韋公墓誌皆不服又翻晉書賀循傳論毀廟一節示之乃服

按賀循傳云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禰以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高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爲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按此則高祖之父爲五世高祖之

祖爲六世蓋數從禰起非從己身逆數而上也今人以高祖之父爲六世祖非是

義居

宋韓元吉南澗甲乙稿鉛山周氏義居記云周氏家鵝峯之下蓋三百年矣至處士欽若字彥恭始欲與其伯仲同居而不異籍自以身在季不得專切切爲恨逮其病亟索紙書字二百餘以戒其四子其配虞氏賢而守義慟哭而藏其書淳熙四年其子曰藻曰芸曰茲曰芾稍長矣虞乃以遺命陳於民部祈給之憑蓋國家之制顧以財產不許子孫分割典賣者官爲給據子孫不得

追改也而度又自請興時子孫或違父母命各居異業許外人告而聞於朝省坐於不孝之罪鄉人莫不欽歎

按此即後世所謂義門者惜周氏子孫能守其訓至幾世不可考矣

記又云我朝至道中南康洪氏累葉聚舍期功百口建塾館於雷塘以誨子弟太宗皇帝嘉之賜以御書百軸其弟文舉入謝天子又書義居之字以為寵且命之官

按累世同居者遠則唐初張氏近則明初鄭氏最著至宋之洪氏知者鮮矣

義莊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云鉛山劉輝嘉祐中連冠國庠崇政殿試又為天下第一得大理評事簽書建康軍判官哀族人之不能為生者買田數百畝以養之四方之人從輝學者甚眾乃擇山溪勝處處之縣大夫易其里曰義榮社名其館曰義榮館初范文正吳文肅皆有志義田及後登兩府方能成其志而輝於初仕家無餘資能力為之士君子以為難按范氏義莊甚著而劉氏事世無知者不可不表出之也

宋韓元吉南澗甲乙稿鉛山周氏義居記云處士周欽若字彥恭慕其舅祖里儒劉輝之義嘗曰劉公舉進士

天下第一也其祖妣之喪有二季父而公自以嫡孫而爲之重服買田聚書教養其族之貧者邑令名其社曰義榮然則周氏與劉氏有連蕭德善亦有自來矣

榮侍下

宋樓鑰攻媿集跋金花帖子綾本小錄云祖父俱存者今曰重慶而第四人張景書榮侍下按重慶之名今尚沿之而榮侍則無此名矣且亦未詳何義宋宋祁景文集有送保守張員外詩自注云君榮侍二親而行意榮侍亦宋人常語猶具慶也

元微之酬哥舒大少府寄同年科第詩八人同著綵衣

巽自注云同年科第宏詞呂二吳王十一起拔萃白二十二居易平判李十一復禮呂四頻哥舒大頻崔十八元亮逮不侍八人皆奉榮養此宋人榮侍之說所自始也

重侍下

宋呂本中師友襍志云往年在重侍下每夜侍榮陽公與祖母張夫人極論學問及出世法至二更方能拔榮陽公名希哲乃公著之子本中之祖父也

宰相具慶

明朱國楨湧幢小錄云唐至元宗宰相二親具存者惟

郭元振一人國朝則常熟嚴養齋訥與化李石麓春芳江陵張太岳居正

宋王得臣麈史云世言國初史館王丞相溥作相日在具慶下安厚卿爲樞密日亦然蓋繼母也

宰相丁憂

歐陽公歸田錄富丞相弼入中書時年五十二太夫人在堂後三年太夫人薨有司議贈卹之典云無見任宰相丁憂例是歲三月十七日春宴百司已具前一夕有旨富某母喪在殯特能宴

上諱下諱

今人稱其先世之名每曰上諱某下諱某此語宋人已然宋王楙野客叢書有晉奴事一條云炳之僕曾大父也上字諱伯下字諱虎又宋張世南遊宦紀聞云先伯諱上大下正

父憂母難

元白珽湛淵靜語云劉極齋宏濟蜀人遇誕日必齋沐焚香端坐曰父憂母難之日也按今人於生日曰母難日不知有父憂母難之說

孫子算經云今有孕婦行年二十九難九月未知所生荅曰生男術曰置四十九加難月減行年所餘以天除

一地除二人除三四時除四五行除五六律除六七星除七八風除八九州除九其不盡者奇則爲男耦則爲女按此於理殊不可解而其以孕月爲難月則母難之說由來久矣

男用女嬭女用男嬭

明宦官劉若愚酌中志云每年四仲月選乳媼生男十口生女十口月給食料在嬭子府於住生皇子則用生女嬭口皇女則用生男嬭口按此俗今人猶然民間雇乳母雖不能拘此然初必與乳男必以女女必以男初不知其何義也

過房

今俗無子而以兄弟之子爲後曰過房朱子言行錄前集王沂公事第七條云曾無子欲令弟子過房是宋時已有過房之語

添房

癸辛雜志云周漢國公主下降諸閫及權貴各送添房之物按今人送嫁女家曰添箱即古人所謂添房也

女年二十不待父母服除而嫁

宋龔明之中吳紀聞載其祖姑許嫁顧沂大夫在曾王父服中顧以欲之官促其期遂引女年二十不待父母

服除法聞之朝得旨成禮按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載在內則古無女年二十不待服除之說殆宋時見行之法耶

畫父母像

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云王沈集稱曰磾垂泣於甘泉之畫楊雄顯頌於麒麟之圖遂畫先君先妣之像傳咸畫讚曰敬圖先君先妣之容像畫之丹青曹休畫其父像對之流泣陸機有丞相像讚大司馬夫人像讚按此乃後人畫先代遺像歲時奉祀之所自始也顧氏日知錄言始於戰國之時然其所引招魂像設君室之文似

非本意恐未足據

詠蓼莪泣涕

水經沔水篇注云沔水西又有孝子墓河南秦氏性至孝親没之後負土成墳常泣血墓側人有咏蓼莪者氏爲泣涕悲不自勝于墓所得病不能食虎常乳之百餘日卒今林木幽茂號曰孝子墓也按讀蓼莪詩三復流涕者世知有王褒事不知又有此事也

又按秦氏者失其名而稱之爲秦氏也下云氏爲泣涕卽以氏字代其名矣今世俗於婦女有此稱不知并可施之男子

國朝顧炎武菰中隨筆云南齊顧歡早孤讀書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輒執書慟泣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世但知為王偉元事耳

減算延母壽

宋樓鑰攻媿集跋劉師文昆仲乞增母壽疏稿云劉氏兄弟以母暴得病欲絕各乞減算三年增母之壽而母後六年乃卒按此乃今俗所謂借壽也古人已有之

子死捐生

宋周煇清波襍志云端拱二年河南府言前鄆州刺史穆彥璋以愛子死不願生挺身入山林飼餓虎見太宗

實錄按喪明之痛賢者不免然何至以身殉之觀宋呼延贊割股療子之疾更爲異聞矣

七女造墎

水經泒水篇注猪水又東逕七女冢冢夾水羅布如七星元嘉六年大水破墳墳崩得一塼刻云項氏伯無子七女造墎世人疑是項伯冢水北有七女池

水經淯水篇注云道側有二石樓妙絕人工題言蜀郡太守姓王字子雅南陽西鄂人有三女無男而家累千金父沒當葬女相謂曰先君生我姊妹無男兄弟今當安神元宅翳靈后土冥冥絕後何以彰吾君之德各出

錢五百萬一女築墓一女建樓以表孝思

五女激

水經沔水篇注云沔水北岸數里有大石激名曰五女激或言女父爲人所害居固城五女思復父怨故立激以攻城今淪於水亦云有人葬沔北墓宅將爲水毀其人五女無男皆悉巨富共脩此激以全墳宅拔此可與七女造塚並傳矣

又云女嫁爲陰縣佷子婦家貲萬金而自少小不從父語父臨亡意欲葬山上恐兒不從故倒言葬我著渚下石磧上佷子曰我由來不奉教今從語遂盡散家財作

石冢積土穊之成一洲長數百步元康中始爲水所壞
假子是前漢人按此事俗諺有之不知其本此也
又按沔水篇注云漢水又東爲假子潭潭中有石磧洲
長六十丈廣十八丈世亦以此洲爲假子葬父于斯故
潭得厥目焉可知俗語相傳非止一地矣

女爲父立碑

水經沔水篇注云沔水又南逕鬬林山東有二碑其一
郭先生碑先生名輔字甫成有孝友悅學之美其女爲
立碑于此不知何代人也按女爲父立碑金石家所罕
見酈注多載古碑文惜此碑之不載也

一產三十六子

國朝朱象賢聞見偶錄云康熙五十四年蘇州民郭庭桂妻一胎產三十六子其大如鼠見風即與凡兒等巡撫趙宏燮雇乳母三十五人幷其母以哺之按此可謂人痾矣惜未載其究竟不知其皆長大否又載　國初徐州民閔一子產時齒即盈口長能讀書爲貢生而卒此則尙不爲大異也

東金西木

宋陳郁藏一話腴載金人李國棟詩云東金西木兩睽違由此生男不足依自注云拊球子曰東金西木定生

五逆之男僕命庚申日甲申時政爲此耳

冰玉

宋張耒柯山集冰玉堂記云熙甯中予爲臨淮主簿始得拜劉公道原於汴上公之父諱渙字凝之有詞學爲小官數以事屈在勢者節高不能容于世元符中予謫官廬陵道原之子義仲曰頃眉山蘇子由嘗道廬山拜我大父于牀下其卒爲詞以哭曰凝之爲父道原之爲子潔廉不撓冰淸而玉剛鄉人是其言名吾大父故居之堂曰冰玉拔世知冰淸玉潤爲翁壻事不知冰淸玉剛爲父子事故表出之

男子亦稱歸甯

宋趙湘南陽集有送周湜下第歸甯序其文言周君進不以文自勝退不以文自負今將駕舟東歸慰慈母是男子亦可言歸甯也

作伐

世謂與人作媒曰執柯又變其文曰作伐似不成語宋郭彖睽車志載傅霖事曰霖夜坐見姊壻林家亡婢自前行過其妻及女云適見其婢自外來云與小娘子作伐則宋時已有此語

郎罷之罷可讀平聲

宋陳隨隱漫錄載吳石翁句新詩卻要多拈出突過耶

䏻張我軍則耶䏻之䏻可讀平聲

阿茶

唐李匡乂資暇集云公郡縣主宮禁呼爲宅家子葢至

尊曰宅家公主以下加子字亦猶帝子也又爲阿宅家

子阿助詞也急語乃以宅家子爲茶子亦云阿茶子或

削其子遂云阿茶

按元好問詩牙牙嬌女總堪誇學念新詩似小茶注云

唐人以茶爲小女美稱嘗不得其解李氏說或近之矣

此書所載如奴爲邦如廁爲屋頭頗足存古之遺言至

其所說則皆穿鑿無理

姐姐

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上嘗語憲聖曰極知相同勞苦反與後進者齒朕甚有媿俟姐姐歸爾其選矣憲聖再拜對曰大姐姐遠在北方臣妾缺於定省每遇天日清美侍上宴集纔一思之肝裏淚下豈妾誠夢不到此

原注曰姐姐謂太后

按蔡條鐵圍山叢談載太祖賜后詔云錢三貫與娘娘充作劇錢娘娘卽昭憲杜太后也又載宣仁高后與慈聖曹后書稱奏知娘娘是宋宮禁中帝后呼其母與姑

皆曰孃孃不知高宗何以有姐姐之稱

白囡

國朝王應奎柳南續筆云吾友吳友篁著太湖漁風載漁家日在湖中自無不肌粗而黑有生女瑩白者名曰白囡以誌其異漁人戶口冊中兩見之

按吳人呼女爲囡據集韵二十六緝有囡字即囝之異文訓爲私取物則非所以稱女余謂吳人呼女爲囡實因囝字而製此字變從子爲從女耳

稱謂之異

國朝黎士宏仁恕堂筆記云甘州人謂姊妹之夫曰挑

猶其異父之昆曰隔山名其子女多曰倉曰崖不慧之子曰瓜子殊不解所謂

元周達觀眞臘風土記云國中呼父爲巴駝叔伯亦呼巴駝呼母爲米姑姨嬸姆亦呼爲米呼兄爲邦姊亦呼爲邦呼弟爲補溫呼舅爲吃賴姑夫爲孛賴愚按母之爲米兄之爲邦猶有古音之遺

國朝顧炎武明季實錄附識西陽雜鈔云呼外父曰家公外母曰家婆呼叔曰晚晚亦有稱父曰晚晚者言認爲叔之子以長幾無別也尋常稱父母爲哀爺哀娘又有稱哀奶者按此所紀乃湖南辰州府俗也

國朝吳振臣甯古塔紀畧云彼此稱呼曰阿哥父曰阿瑪母曰額娘大伯曰昂邦阿瑪叔曰阿克赤子曰濟女曰又而漢濟甥曰濟須即哈夫曰畏根妻曰又而漢男人曰哈哈女人曰赫赫兄曰阿烘弟曰多嫂曰阿什姊曰格格妹曰那小厮曰哈哈朱子了頭曰又而漢朱子國朝印光任澳門紀畧載西洋語父為擺母為買子為非盧女為非喇孫為列度兄為意利猛架蘭的弟為意利孟庇記呢奴姊為鵑那妹為意利孟叔伯為即是撓嫂為冠也打妻為共辦悲盧子婦為惴喇外父為蔬古盧外母為疏架喇舅為冠也度外國之語譯音無定姑

記之以廣異聞

麽些人名

國朝余慶遠維西見聞記云麽些卽唐書所載麽些兵是也無姓氏以祖名末一字父名末一字加一字爲名遞承而下以誌親疏愚謂此卽古人以王父字爲氏之遺意也

姑姑

東坡志林云溫成皇后乳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賈昌朝連結之謂之姑姑今姪呼其姑曰姑姑宋人已有此稱

壻

俗呼叔丈爲壻兆宋人已然汪楙野客叢書云僕家有
富鄭公一帖前後皆書姻末百拜幾叔幾壻

稱妻父爲丈

蜀何光遠鑑戒錄云劉仁遇行伍出身語多方拙時梁
太祖方據四鎭仁遇復在偏裨耻是親家太祖竟爲記
忌親家何下原注曰復王太尉蓋劉乃復王妻父故云
太岳

按梁太祖第五子友璋封福王復王疑福王之誤

尊夫人

宋韓元吉南澗甲乙稿有答朱元晦書云聞尊夫人已畢大事比日秋冷孝履何如云云按尊夫人之稱今人以稱其妻不知古人以稱其母也

上下同門

唐趙璘因話錄楊家上下門生一條注云代有姑之壻與姪之壻謂之上下同門此亦古今稱謂之異者以此推之又知古人僚壻得稱同門矣

稱人曰老兄

朝野僉載來俊臣謂周興曰有內狀勘老兄請兄入此甕老兄之稱唐人已有之以作公者史家所改也

仁弟

宋樓鑰攻媿集跋從子深所藏書䇿云徐東湖與了翁家相厚如家人通判郎中即了翁次子止之也呼以仁弟情義可知按今人或以仁弟之稱施之卑幼宋人已有然矣

年兄

宋馬永卿嬾眞子云紹興六年夏僕與年兄何元章會於錢唐江上是宋人已有年兄之稱

鄉弟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云張忠定公詠爲御史中丞一

日於行香所宰相張齊賢呼參知政事溫仲舒爲鄉弟
及他語尤鄙公以失大臣體遂彈奏之

晚友生

國朝吳應箕續觚不觚錄云南京都御史張固宜與之
爲師也宜興大拜後張投刺書晚友生

同門

唐王定保摭言云李摯與李敏同姓同歲同門同年登
第摯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然則同門之誼唐
人已與同年並重矣

同學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自前明崇禎季　本朝順治末東南社事甚盛士人往來投刺無不稱社盟者後忽改稱同學自黃太沖始也太沖題張鈴山後貧交行云社盟誰變稱同學慚愧介州記不臧自注云同學之稱余與沈眉生壁文虎始也今社盟之稱久絕同學則有之然亦惟師施之於弟子平交則否矣

門孫鄉祖

明都穆都公談纂云張公元楨居翰林久其門生之子又有出門下者其人不敢稱門生通狀曰門孫家宰馬公文升尚德並尊鄉人以書通者不敢稱鄉尊而曰鄉

祖此可作對也按鄉尊之稱今亦未聞

致政大夫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云朱文公移簡輔漢卿云得趙昌父書以致政大夫見呼此甚眞實而又雅馴可爲報同社諸人今後請依此例也按此四字未知所出雖朱文公有此說後世亦無循用之者

老爺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前明惟九卿稱老爺詞林稱老爺外任司道以上稱老爺餘止稱爺鄉稱老爹而已其父既稱老爺其子貴亦稱大爺昔邑陳莊靖之子少

參抱沖公顧太常雲程之子副使塵客公終身稱大爺不敢銜其父也今則內而九卿外而司道俱稱大老爺自知府至知縣俱稱太老爺舉人貢生並稱大爺矣按稱謂之變諸書亦有載之者而此最詳備可證　國初稱謂與近時迥異也

又云江陰湯廷尉公餘日錄云明初閭里稱呼有二等一曰秀一曰郎秀則故家右族顯出之人郎則微裔末流羣小之輩稱秀曰某幾秀稱郎則曰某幾郎按此稱今久不聞矣

大人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稱謂亦隨時爲重輕如大人之稱至尊也而在前明時則不以爲重有嘉定縣丞李玉森呼直指爲大人直指怒玉森抗言大人之名美而未易踐若不與之稱丞雖至卑亦能得此於下隷不足重也直指乃改容禮之又吾邪夏玉麟垂髫時呼縣令爲大人令不悦命歷數書冊中大人以百爲率玉麟對以孔門七十二賢雲臺二十八將令乃笑而遣之今數十年來內而大小九卿外而司道以上無不以此爲稱此亦弇州先生所謂不𡖖而𡖖之一端也

按如上一條則國初時九卿及司道以上但稱大老

翁據此條則又稱大人矣一人之書而有不同何也

自稱卑末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予由代兄作中書舍人啟伏念某艸茅下士遂蓽書生予瞻自以筆圈伏念某用但卑末三字

唐王定保摭言載裴思謙以仇士良書求狀元侍郎高鍇欲見之曰卑吏便是然則唐人已有此稱矣

宋袁桷清容集有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列事狀云卑職生長南方遼金舊事鮮所知聞

院君

宋周密武林舊事官本雜劇段數有醉院君瀛府知不足齋本有注云陳刻院作縣

按今世小說家有員外院君之稱不知院君爲何義今觀此乃知是縣君之誤蓋古婦人有郡君縣君之封稱縣君猶今稱孺人也

鴉鬟

宋人異聞雜錄無作者姓名載建康楊二郎遇一婦人稱爲鬼母遣小鴉鬟出探又分付鴉鬟爲置一室今人呼婢爲鴉鬟亦宋人舊語也

[illegible][illegible]錄

齊東野語云趙忠肅開京西閫日鄭忠定丞相清之初任夷陵教官逰一見即與人待之出三子俾執師弟子禮役命諸子餞之前途且各出雲萍錄書之而去按雲萍錄當是記載師友姓名之書

清甲

國朝蔣松年蘿摩亭札記云孔衍墓志娶京兆韋氏山東清甲家也王蘭泉不得其解清甲謂清門甲族耳

鴻泊人戸

宋趙蕃章泉稿有一詩題云艤舟楊口問居人以何時縛屋於此何時復去云我乃鴻泊人戸冬來春乃去按

此等戸名甚新世知有馮臣不知有馮泊人戸也

貴壽無後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晉魏舒司徒年八十二官非不尊壽非不高然惟一子一孫皆先逝煢然獨處天子於是下詔以安之賜陽燧安車出入觀省以散憂寵則寵矣樂安在哉余謂此與宋喬行簡相似周密齊東野語云嘉熙之末行簡自相位拜平章軍國重事年八袠矣時皆以官貴長年羨之而公晚年子孫淪落嘗作上梁文云有園有沼聊爲卒歲之謀無子無孫儘是他人之物又乞歸田里表云少壯老百年已踰八袠祖子孫三世

僅存一身閒者憐之此兩公皆極貴壽而無後何歟然則富貴壽考而又多子孫如郭汾陽者宜爲千古僅見矣

家乘

宋孫大經鶴林玉露云山谷晚年作日錄題曰家乘取孟子晉之乘之義按今世士大夫作家譜或文其名曰家乘本此

百歲以上人

國朝孔尚任人瑞錄載康熙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恩詔八十以上者給絹一疋綿一斤米一石肉十斤

九十以上倍之以給過民數上司農其時百歲以上者二十一人山東九河南五江南三湖廣四

社公兒

宋郭彖睽車志云劉知常娶賜人知常始生皓首赭面俗謂之社公兒

周密癸辛雜識云近時社公多爲回回所買或言其胸中有珠過二十以後則在腰必鑿之過三十以往則無之此妄傳也縱有之回回豈敢殺人而取珠乎按此所云社公亦即謂社公兒也腹珠妄說今不聞矣

[illegible]大僕

宋哲珂桯史云淳熙時姑蘇有民家姓唐一兄一妹其長皆丈有二尺里人謂之唐大漢不復能嫁娶日啗斗餘無所得食有瑞見之大驚遂入奏詔棨之殿前司余按近日有長人詹五䃀亦此類

唐張鷟龍筋鳳髓判有一條云衛狀稱揚州貢大人曾敬身長九尺力敵十夫配上押門宼饞醞酒不堪宿衛請退還本邑是唐時諸州有貢大人之事

明朱國楨湧幢小品云胡梅林在浙選長大人列轎前示威我湖有陳姓者與焉長丈餘倚屋簷食

人物化石

水經澧水篇注云水之南岸白石雙立厥狀類人古老傳言昔充縣尉與零陽尉共論封境因相傷害化而爲石

又涯水篇注云嶠水出都橋之溪溪水下流歷峽南是峽謂之貞女峽峽西岸高巖名貞女山山下際有石如人形高七尺狀如女子故名貞女峽古來相傳有數女取螺于此遇風雨晝晦忽化爲石斯誠巨異難以闇信但啟生石中擧呱空桑抑斯類矣

又若水篇注云青蛉縣有石豬圻長谷中有石豬子母數千頭長老傳言夷昔牧此一朝化爲石迄今夷人不

敢往牧

茶香室叢鈔卷六

德清俞樾

古金價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漢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後漢何休注公羊百金之魚亦謂一金萬錢緗素雜記引一金萬錢證晉王導所市練布之價則是一金萬錢自三代至晉皆然按戰國時金價余別有說詳見諸子平議

漢田畝價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東方朔曰豐鎬之間號爲土膏其價畝一金杜篤曰厥土之膏畝價一金賈鳳碑曰祖業

良田畝值一金漢金一斤爲錢十千是知漢田每畝十千按惠帝紀注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是一金爲一斤而高誘注國策云二十兩爲一金則又有異如其說則畝直十二千五百

十分稅一

隋書食貨志云都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賊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荻炭魚薪之類過津者並十分稅一以入官按此則今所謂抽釐之法古亦有之矣偶見　國朝李賡芸炳燭編引隋食貨志證稅契之始余因其下文所云并以證抽

鑪之始也

宋印文簡易

宋張舜民畫墁錄云唐印文如絲髮今印文如筯開封文三司印文尤麤猶且歲易可見事之繁簡按此則宋三司及開封印歲歲易之今郡縣事更繁於宋而印不易無怪印文之刓敝也

周煇淸波襍志有一條與此大略相同又云學士院印乃景德年鑄在京百司所用無如此久者

印闕書

宋袁采世範云縣道貪污過有析戶印闕則厚有所需

人戶僅於所費曾體而不印私自割析經年旣深或至爭訟凡析戶之書宜即印關書以杜後患按此知宋時分家必以關書呈官鈐印其制自較今爲周密也

金字牌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驛傳舊有三等曰步遞馬遞急脚遞急脚遞最遽日行四百里熙甯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遞以木牌朱漆黃金字光明眩目過如飛電望之者無不避路日行五百餘里有軍前機速處分則自御前發下三省樞密院莫得與也按岳忠武奉金字牌班師即此

宋樓鑰攻媿集北行日錄云金法金牌走八騎銀牌三木牌二皆鋪馬也木牌最急日行七百里軍期則用之此金法與宋異金牌反遲木牌反速不知其故余疑文或有誤也

飛鳥使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蕃中飛鳥使中國之驛騎也

家書許附遞

宋盛如梓老學叢談云景祐三年五月詔中外臣僚許以家書附遞明告中外下進奏院後以爲式

郵人給來往公移

國朝王士禎夫于亭雜錄云宋開寶二年詔西川山南荆湖等道舉人皆給來往公券自初起程以至還鄉費皆給於公家不獨右文盛典亦忠厚之至也按今雲貴舉人亦然官給輿夫二名擔夫一名

舉人著青衫

國朝查慎行人海記云新舉人朝見著青衫不著襴衫始于宣宗朝謂其異於歲貢生耳及其下第送國子監仍著襴衫今生員著襴衫舉人著青衫猶沿明制

禁服黃自唐始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

黃袍遂禁士庶不得服服黃衍禁自此始至明皇天寶
間因韋韜奏御案牀褥去紫用黃而臣下一切不得用
黃矣

紫爲閒色聖人不服而唐宋以來朝服尙之不知其義
偶見宋王逵蠡海集有一條云天垣稱紫微者紫之爲
色赤與黑相合而成也水火相交陰陽相感而後萬物
以生故爲萬物之主宰觀此則尙紫亦非無義今黃色
猶重而紫則不尙矣

忌純白

宋蔡條鐵圍山叢談云掖庭宮嬪歲給帛多色綵爾邇

歲賜俸稍絹應生白者多即一束十端必間有十端爲紅生絹蓋忌其純白故也按此知宋人已以純白爲忌

以著靴爲敬

太平廣記引乾譔子云郎中李丹典濠州蕭復處士謁之無傭保惟領一廿歲女僮時方寒女僮門外求火燎手且持其靴去客吏忽云郎中屈處士復即芒屩而入丹揖之坐復忽悟足禮之闕瞿然乃起丹曰靴與屐皆一時之禮古者解襪登席即徒跣以爲禮靴胡服也始自趙武靈王有何典據此不足介懷按此則唐人已以著靴爲敬矣蕭復後爲宰相氣度宜必不凡乃以不靴

而履遂至曼然其時靴之重可見而李丹所以解之者則又甚婉切矣

背胸

國朝劉廷璣在園襍識云朝衣公服俱用補子繡仙鶴錦雞之類即以鳥紀官之義常見福清葉相國向高集內有欽賜大紅紵絲斗牛背胸一襲背胸或即補子也按補子之名殊無意義宜稱背胸爲是

石位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云國朝垂拱殿常朝班有定制故庭下皆著石位日日引班則各有行綴首尾而趨就石

位既謁罷必直身立俟本班之班首先行因以次逃運而去謂之卷班按石位之制即今品級山所由昉歟

紫花墩賜坐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王禹玉爲翰苑治平三年二月十五日召對蕊珠殿時賜紫花墩令坐明年英廟上仙珪作挽詞有云曾陪蕊珠殿獨賜紫花墩蓋謂是也按紫花墩未詳何物或即今所謂凳子乎

乘馬至殿門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慶曆初呂許公在相位以疾甚求罷仁宗疑其辭疾欲親視之乃使乘馬至殿門坐椅

于輿至殿陛按此今制　賞朝馬之始又今時　賜朝馬者率坐椅子輿觀此知宋時亦已有之也

當廳下轎

宋范公稱過庭錄云許將沖元以前執政知大名府時同官曹蒙銜命察訪至大名見沖元當廳下轎沖元呼法司曰不知前執政作守監司得當廳下轎否復令白曹曰請就賓次以全國體按今制敵體之客大堂降輿降等之客就官廳候見正與宋制同宋時所謂賓次即今時官廳也

禁武官乘轎

宋周煇清波雜志云政和間詔非品官之家不許乘暖轎武臣任主兵差遣緣邊安撫官走馬承受並不得乘轎今功令禁武官乘轎猶宋制也

禁謁

宋趙升朝野類要云百司門首謁禁者不許接客也若大理寺官則又加禁謁及不許出謁也按此條似謁禁禁謁有別謁禁者人來謁見則有禁禁謁者禁其謁人也今京官都察院輒署門曰文武官員私宅免見似即謁禁之遺制

儀鸞司

宋江休復雜識云陳執中館伴虜使問隨行儀鸞司緣何有此名不能對或云隋大業中鸞集于供張庫遂名此按今鑾儀衛即古儀鸞司而字變作鑾矣

宋時儀鸞司在禁中高文虎蓼花洲閒錄載大中祥符八年四月禁中之火云火至承天門西燒儀鸞司

選人家狀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吏部常式舉選人家狀須云中形黃白色少有髭或武選人家狀云長形紫黑色多有髭按今制文生輒云身中面白武生則云身長面紫蓋唐制已然矣

宋時見任官得應舉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祖宗時見任官應進士舉謂之鎖廳雖中選止令遷官而不賜科第不中者則停見任其愛惜科名如此淳化三年滁州軍事推官鮑當等應舉合格始各賜進士及第自是遂皆賜第是宋時見任官得應舉也

宋高宗御書玉堂字

宋洪遵翰苑遺事云紹興三十年正月太上皇帝御書玉堂二大字賜學士周麟之得旨於都省宣示宰執刻石院中仍以石本分賜按宋太宗飛白書玉堂之署賜

蘇易簡遂爲翰苑故事此人所知也而不知南渡後又有高宗御書故表出之

翰苑遺事又云太宗以紅羅飛白玉堂之署四字賜蘇易簡紹聖間蔡魯公始奏乞摹就杭州刻榜揭之以避英廟諱去二字止曰玉堂此事人多知之但不知何以必就杭州刻榜豈其時杭州刻工勝他處邪

學士非具員吏

唐裴庭裕東觀奏記載集賢大學士馬植奏論開元中幸麗正殿賜酒大學士張說學士副知院事徐堅以下十八人不知先舉酒者說言學士以德行相先非具員

吏遂十八爵齊舉按今制翰林院官不分堂屬猶存此意

校書官日課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舊校書官多不恤職事但取舊書以墨漫一字復注舊字於其側以爲日課自置編校局只得以朱圍之乃於卷末書校官姓名按宋人校書已鹵莽滅裂如此宜古書之不可讀矣

宋時史官

老學庵筆記云史院吏有竊議史官者曰史官筆削有定本箇箇一樣或問何也曰將吏人編山日歷中臣僚

上言字塗去上字其後奉聖旨依字亦塗去而從旁注從之二字卽一日筆削了矣史官之不能其職在宋時已可笑如此

除攢侍從先命日者推算

宋周煇淸波雜志云政宣閒除攢侍從以上皆先命日者推步其五行休咎然後出命故一時日者謂士大夫窮達在我可否之閒

僧爲州學博士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郴子厚道州文宣廟記云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安有先聖之宮而可使桑門橫

經於講筵哉然樊川集亦有燉煌郡僧正除州學博士僧慧苑除臨壇大德制則知當時此事不以爲異也

小兒官

漢衞宏漢官舊儀云中官小兒官及門戶四尙中黄門持兵三百人侍宿漢書百官公卿表百官志皆不載小兒官及門戶四尙官名愚按小兒官之名甚奇豈羽林孤兒之比乎

靑肚𤸃風

宋陳鵠耆舊續聞云館閣每夜輪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謂之豁宿遇豁宿例於歷名下書腸肚不安免宿故

館閣循歷相傳謂之害肚歷余爲太學諸生請假出猗
前廊置一簿書云感風則害肚歷可對感風簿按今制
官員請假輙以感冒爲辭當即宋時感風簿之遺意

開印封印

明田汝成西湖游覽志云除夕官府封印不復僉押至
新正三日始開按田乃明嘉靖時人然則是時封印止
此四日也今制未知何時更定
國朝查愼行人海志云壬午十二月二十三日各衙門
已封印兩日有　旨召各省新授督學臣入南書房候
考按壬午爲康熙九年據此知是歲於十二月二十日

封印已與今制同也

臧否奏

宋趙升朝野類要云監司歲具所部官美惡奏上謂之臧否奏若某員功過俱無者不具按今制年終考語似本此

薪俸

國朝查慎行人海記云本朝初年滿洲官員支俸不支薪漢官則薪俸並支薪多於俸如四品官季給薪三十金俸纔二十金順治甲午停秋冬二季俸明年漢官但給俸不給薪按此知　國初官員行給薪之例故至今

薪俸之名猶在人口而近來各局委員有薪水之給亦本此也

辟諵籍人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范文正爲帥府辟置多諵籍未牽敘人或以問公公曰人之有才能無瑕纇者自應用於宰相惟實有可用不幸陷於過失者不因事起之則遂爲廢人矣世咸多公此意

將帶隨行

宋歐陽文忠公集有辟郭固隨行劄子云臣準敕差往河東路計置經久利害伏見新授衛州軍事推官郭固

熟知沿邊兵民利害臣今欲乞暫將帶本人隨行候臣回日令一面發赴本任按此即今　委帶隨員所自始也

通事

癸辛雜識云譯者之稱見禮記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今北方謂之通事南蕃海船謂之唐帕西方蠻徭謂之蒲叉去聲皆譯之名按通事之名至今猶然唐帕蒲叉則無此名矣

彤騶

明楊愼藝林伐山云褚亮詩彤騶出禁中蓋五伯戴紅

制以唱喏自唐已然矣

公牘書行字

國朝沈濤銅熨斗齋隨筆云周益公奏議論依字云臣下凡有奏議或自內批降或三省批答其可從者皆謂之依六部文案凡所施行長貳例皆判依臣愚欲乞明降指揮日後六部所判文案並以行字代依字庶幾稍嚴上下之辨是奏在淳熙六年十月十一日奉聖旨依然則今牘尾判行始於南宋也

明劉基誠意伯集附錄禮部會議有云奉聖旨這本所

欽此欽遵

奏誠意伯劉基襲爵配享事宜著吏禮二部會議停當具奏定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云云是公牘中用欽此欽遵字明時已然矣

又載禮部題臣等謹將前項封爵贈謚書曰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贈太師謚文成護軍誠意伯牌位一座刊完已令太常寺官於本月二十九日捧赴太廟兩廡列於六王之下奉安訖謹具題知嘉靖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具題次日奉聖旨知道了是知道了三字亦明代已然也

今公牘中有准此二字惟上司行屬員用之誠意伯集

所載御史中丞諸宏文館學士誥誠意伯誥末皆云宜
令劉基準此則此二字明代用之誥命

照得

癸辛襍識云鑑湖天長觀有道士爲倘獻楊總攝所云
照得賀知章者本是小人倘託史越王聲勢將寺改爲
道觀今欲乞復元寺地楊髠遂從其請眞可發笑也按
今時公牘文字每用照得二字冠首觀此則宋元時已
然矣然今時所用多自上行下者此乃自下行上微有
不同明時臣僚有於奏牘中用照得字獲咎者可知明
人於照得字已不敢輕用矣

宋許國公吳潛奏議乞實功以興起人心云照得去冬韃爲不道既不得志於廬遂併力於滁又奏論海道內外二洋利害云照得新舊海州凡發兵船欲入海道其水路有三是宋時奏議固用照得二字

前三後四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國家官私以冬至元正寒食三大節爲七日假所謂前三後四觀通典論冬夏至日寢鼓兵一條鄭璠曰二至之義否泰道異宜其不同若以夏至俗人所重則文武官可息一日不宜前三後四等於冬至乃知七日之假隋唐已然按今遇 聖節及元旦

尙有前三後四之說

大狀小狀

癸辛襍識云昔日投門狀有大狀小狀大狀則全紙小狀則半紙今時之刺大不盈掌足見禮之薄矣按今制翰林院官具柬見前輩有大啟中啟小啟之別蓋亦宋時大狀小狀之遺意

忌用大行字

宋孫升孫公談圃載崔公度伯易作太行山賦以太行近時忌改作威山賦按太大二字通用忌太行實即忌大行也觀孫公此條上載孫明允作權書永叔爲改書

中庸用崩亂十餘字可知其意矣是大衍二字爲時忌宋世已然也

國朝劉廷璣在園雜志云元時進賀表文觸忌諱者凡一百六十七字極盡歸化亡播晏徂衰奄昧駕遐仙死病苦殂沒滅凶禍傾頹毀偃仆壞破刑傷孤墜隳服布孝短夭折災困危亂暴虐昏迷患老遭改替敗廢寢殺絕忌憂切患哀囚枉棄喪戾空陷厄艱忽除掃擯缺落典憲法奔崩摧殄隕墓偏出祭奠饗享鬼狂藏怪漸愁夢幻弊疾遷塵亢蒙隔離去辭追考板蕩荒古屯師剝革暌違戶叛散慘兇剋反逆害戕殘偏枯眇蠱幽沉

埋挽升遐撫移哨了休能覆弔斷收誅厭諱恤罪辜愆上刑逝泉陵拔晏駕二字升遐二字連用誠宜避之今分列二處不相連屬若單用亦不可邪與憲法等字亦在所避不知何故

唐時回贈之例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唐制封贈雖宰相止及其父若以恩回贈不但其祖雖異姓亦及之如權德輿以檢校尙書恩乞及其祖贈禮部郎中戶部尙書楊於陵請回贈祖贈吏部郎中是以恩回贈其祖也又如劉總外祖故瀛州刺史張懿贈工部尙書制曰有外孝孫爲吾賢帥

自義率祖推恩外族是以恩囘贈其外祖也按此今貤
封貤贈之例所自始

贈本生父母

國朝王漁洋山人夫于亭襍錄云李文正昉爲相爲本
生父故工部郎中超母陳留郡君謝氏請以郊祀覃恩
追贈太宗素之詔贈超太子太師謝氏鄭國太夫人此
封贈本生父母之始

按此條未詳備容齋隨筆云昉幼出繼於叔昉入相表
求贈所生父母詔贈其本生祖温太子太傅祖母權氏
莒國太夫人本生父超太子太師母謝氏鄭國太夫人

則幷贈其祖父母非止父母也

又按舊唐書崔祐甫傳祐甫遺命猶子植爲嗣植字公修祐甫弟盧江令嬰甫子植既爲相上言出繼伯父推恩不及於父詔贈嬰甫吏部侍郎則唐時已有贈本生父之例非始於宋李文正也

國朝查愼行人海記云出繼之子離任爲本生父母治喪自北不宋右君之㢸始時先生官戶部侍郎其後大臣遂援爲例

古人親在不居丁憂之闕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杜佑自戶部侍郎判度支爲盧杞

所惡出爲蘇刺時佑毋在杞以憂闕授之佑不行換饒
州

按南部新書又云三銓之士具慶之下多避憂闕除則
皆不受對易於他人

父祖未葬不析居

宋李元綱厚德錄云馬少保亮爲御史中丞上言近歲
以來父祖未葬而多別財異爨甚傷風教請自今未葬
者不得析居按此議甚是惜後世不能申明此禁也
癸辛雜識云或謂停父母之喪久而不葬者則其子孫
每歲縮小近見錢逵可康自修二子之事皆然此其與

也

嫡孫承重服始於宋劉輝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云鉛山劉輝喪祖母乞解官以嫡孫承重服國朝有諸叔而嫡孫承重服者自輝始是宋初有諸叔嫡孫不承重也

古人忌日亦受弔

唐鄭處誨明皇雜錄云張說謫岳州鬱鬱不樂蘇頲方當大用而說與瓌善因爲五君詠以遺頲戒其使曰候忌日近暮送之使者旣至因忌日齎書至頲門下近暮弔客至多說先公僚舊頲覽詩嗚咽流涕翌日上封大

陳說忠貞蹇諤不宜淪滯遐方遷荆州刺史按此知古人於忌日亦受弔也

又唐韋絢劉賓客嘉話錄載崔丞相事云某日私忌洪州諸僚悉之江亭將慰崔忌是亦忌日受弔之證

問疾攜紙錢

宋王銍默記云晏元獻病旣革上將臨問之甥楊文仲諫謂凡問疾大臣者車駕旣出必攜紙錢葢已膏肓或遂不起卽以弔之兒萬乘再臨也遂奏臣病稍安不足仰煩臨問仁宗然之後數日卽薨按問疾而以紙錢行宋時制度如此眞可笑也

人臣祭皇后

唐趙璘因話錄云代宗獨孤妃薨贈貞懿皇后將葬尚父汾陽王在邠州以其子尚主之故欲致祭遍問諸從事皆云自古無人臣祭皇后之儀汾陽曰此事須得柳侍御裁之柳名芳字伯存以書急召之既至初亦對如諸人既而曰禮緣人情令公勳德不同常人且又爲國姻戚自令公始亦爲得宜汾陽曰正合子儀本意祭文云某年月日駙馬都尉郭曖父關內河東副元帥司徒兼中書令汾陽郡王臣子儀謹遣上都進奏院官傅濤敢昭告於貞懿皇后行宮云云按以人臣祭皇后非禮也且以

駙馬都尉爻列官銜之首亦無此體葢出一時之意不可爲典要

人臣女封郡縣主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云故事親王女皆封郡縣主趙普以元勳諸女封郡主高懷德二女特封縣主此典禮之誤也

制誥封贈字句之數

國朝查愼行人海記云順治甲午正月始頒文武諸臣制誥封贈擇坊局史官十六人分撰自一二品始一品限十二句二品十句三品八句句各四字不用故實按

此則　國初制誥之制與今不同今用四六體不知又始於何時也

宗人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載政和中改郡縣君號爲七等郡君爲淑人碩人令人恭人縣君爲室人安人孺人俄又避太室人之目因又改曰宜人按今制淑人恭人宜人安人孺人即始於此然莫知宜人之始之本爲室人矣

公生明坊舊是立石

國朝朱象賢聞見偶錄云今凡府州縣衙署於大堂之前正中俱立一石南向刻公生明三字北向刻爾俸爾

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十六字官每升堂即對此石也或惡其中立出入必須旁行意欲去之而不敢擅動欲篤言稟於上臺又難措詞曾見易以牌坊者南北兩向照依石刻字様書寫以代立石按此知公生明坊舊時本是立石猶有古人中庭立碑之遺制今則無不易以牌坊無復有立石者矣非觀此幾不知舊制之為立石也

宋馬永卿嬾真子云温公私第在縣宇之西北數十里諸處牓額皆公染指書字亦尺許大如世所見公生明字然則官署公生明三字宋時已有之

私債以恩詔免

宋永亨搜采異聞錄云淳熙二月登極赦凡民間所欠債負不以久近多少一切除放遂有方出錢旬日未得一息而并本盡失之者何澹爲諫大夫嘗論其事遂令只償本錢紹興五年七月覃赦云謂三年以前者晉高祖天福六年八月赦文云私下債負取利及一倍者並放此最爲得按私家逋負以恩詔免其事殊不便於民雖前代有此事宜後世莫之行也

侵竊之弊

宋張淏雲谷雜記云先朝脩內司方圖木計用三千三

百條再差職方員外郎陳昭素計之只用三百條京城
僥竊之弊如此此雷大簡列設衆御厨每日支麪一萬斤
後點檢每日版支六千斤先宰羊二百八十後只宰四
十頭夫二事在國家一歲用度特瑣瑣不足言者其弊
已如此

關防

明劉辰國初事蹟云各布政司用使空印紙於各部查
得或錢糧軍需緞匹有差錯改正徃將空印紙填寫吝
呈補卷事發太祖怒曰如此作弊瞞我尚書與布政司
官盡誅之議用半印勘合行移關防

按令制行印有關防印方關防長方不知何義讀此條則知關防之初本是半印故其式長方也用以勘合行移所以謂之關防今習焉而不察其義矣又據此條知明制各布政司行六部用咨呈今各衙門亦有用咨呈者沿明制也

枷分三等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云舊制枷惟二等以二十五斤二十斤爲限景德初陳綱提點河北路刑獄上言請制杖罪枷十五斤爲三等遂爲常法

金人婦女亦纏足

楓窗小牘有汴京閨閣妝抹一條末云今閈閣中閨飾復爾如瘦金蓮方瑩面丸徧體香皆自北傳南也按此書作於宋南渡初所云閤中即謂金也而有瘦金蓮方是金女婦女亦纏足矣

余曾據宋傷璹建炎德安守禦錄知金人亦剃頭辮髮已載之小繁露矣曲園雜纂第三十六今讀此條乃知金人男女裝飾約略與今同也